

川西多友（有）缘

王斌

（中国人民大学）

六个月前，我以为黄顺铭是一个模特。

三个月前，我以为黄顺铭是一个销售。

直到前天，我才发现了他的本质：一个当代的黄世仁。

最近几天，我一边看着电视里各种斗智斗勇的抗战影视剧，一边看着多友群里的作文战火燃烧，尽量忍着不说话，好像自己是藏在敌占区的卧底，生怕突然有人大喊我的名字，暴露了我的“地下党”身份！

前天（2号）下午，我还跟吴麟说，咱俩好幸运，没被点到，连同期多友雷霞也宽厚地放过了我们。我能做的就是点赞，祈福，默然，暗喜。然而，黑暗中有一双贼亮的眼睛，扫视/射着群里的每一个人（我猜他是对着旅行团名单在一一狙击！）。暗喜只持续了三个小时，战火就分别烧到了我和吴麟。备课时，我无意中扫了一眼微信，结果就看到了黄顺铭叫喊应战的留言！作为一名开学前正在耕作的老农，感觉一锄头下去却刨出了个地雷，当时的心情啊，无辜、无奈、悲愤……老农被迫放下锄头，拿起了枪（背景音乐起：红日照遍了东方，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♪ ∞ ∞ ⊙）

----- 吐槽与回忆的分界线 -----

然而，即使没有黄世仁的“冰桶”来催，我也很回味川西这一趟。一周起早贪黑的高原汽车行，屁股虽然麻木了，脑袋虽然晃晕了，但心里的感受依然还清晰。这次旅行对我而言，是一个特别的活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成都，第一次到四川（是的，这么美景美食的地方我才第一次去），当然也是第一次到川西。川西圆了我一个“大藏区”梦，就是西藏和围绕它的青、甘、康、滇几个藏区，总算是走马观花了一遍。我对藏区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与民俗都很感兴趣，亲自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是我给自己定的私人计划。我不禁领略了藏地的风情，而且这次行程中与多友们如影随形地出游，一同体验雪山草地和村寨寺庙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

（走到哪里，本团就是哪里的一道新风景。右图为何舟老师摄）

有人说藏区海拔高，缺氧，人的思维速度下降，所以蓝天白云看起来才分外高远，那里的人也分外淳朴，游客的观感也分外眩晕。一群以说话写字为生的人到了去了会怎么样呢？行前我就很好奇，也有点担心自己出现高原反应。这次活动规模空前，有多友、多友之友、多二代、多家属、多向导，甚至多摄影，九十余人浩浩荡荡。虽然没戴小红帽，没打小黄旗，也没穿团队服，但经过都江堰“复餐”（吃了两顿几乎一样的饭菜）、理县堵车（众人就地掩护方便）、日隆停电（摸黑拿行李、开房门和洗漱）、乡村大舞台&伪烤全羊（还记得三支演艺组合的名字么）、大宅门手撕扇子（要声明一下，这是我们桌首先发明的哦！）等一系列考验，充分证明，我们是川西线上最听话、最体谅、最和气、最欢乐的一个旅行团。可惜拉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老是“教训”我们，哈哈。拉姆，真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任性小妮子，笑脸和怒脸随时切换自如（拉我参加篝火晚会的过程此处略去一千字）。我想，不管是葆华还是海龙，要是胆敢入赘，肯定免不了要变成她的农奴吧。

川西行让我结识了很多以前没对上号的朋友。临行前一晚十二点，在烧烤摊遇到了传说中的吴世文和嘻哈风的陈科，返回成都的那晚又在家银的介绍下跟李明伟和滕鹏进行了交流学习，还认识了从学生那里早已耳闻的史冬冬和乐媛夫妇，以及方师师和胡冯彬两位上海多友——我曾一度认为他们是一对儿，默认胡冯彬旁边的女士就是方师师，直到在三姐妹吃饭

那天中午才恍然大悟上海来了两对小夫妻。

认识最神速的是徐沛老师。因为川大有几位同学在人大读研，我跟他们也很熟，早就得知徐沛是他们心目中的“男神”。那天在双桥沟，听别人喊了一声“徐沛”，我才见到了本尊。然后我俩迅速握手、合影，前后不过两分钟。后来，我又加入到他们的公路大片，兴奋地跳了几次。回到日隆镇酒店，整个人就焉了，头晕胸闷，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我这就叫做“no zuo no die”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

（左图，用生命在合影：胡冯彬、徐沛、张玉川、王斌。林芬拍摄）

（右图，安利中国西南区销售代表大会现场）

在多友的六度空间里，除了同事、同门、同研究方向，还有在校际之间流动的学生们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我和吴麟是同期多友，另一层联系则是，她指导的一名本科生现在是我的研究生。我带了四年的一名本科生去了厦大，随陈素白读研，而与素白同一个办公室的乐媛所指导的一名本科生也在我的门下，她的另一名学生则到了我同事张迪的门下。报到当晚，跟几位老师饭聚，一听到乐媛的名字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“又一次本导和硕导的会面”！这种缘分，妙不可言，真是应了李老师所言，“世界很大，圈子很小”。顺便插播一个小广告：推免季节又到了，欢迎老师们选送同学来人大读研啊！我们的同事都很有趣哦，单说雷老师，心中天下事，脚下八面风，论文入木三分，游记直抵人心，时而文艺，时而嘻哈，他跟海龙坐我前面一路聊天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在听相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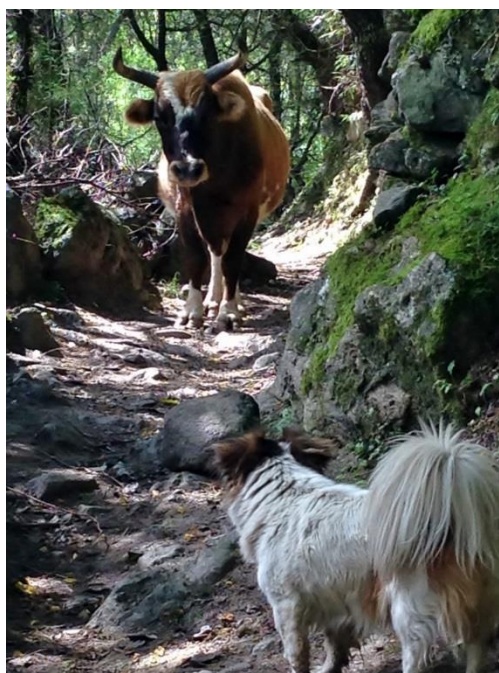


（同事合影：王斌、刘海龙、雷蔚真、颜梅、张迪、韩晓宁。何晶拍摄）

说到藏区的多友缘，自然少不了林芬和梁君健两位大神。我们三个都对藏地情有独钟，此前已经在北京小聚过一次。我跟林芬在微信上交流《藏地密码》，认（bu）真（zhao）细（bian）致（ji）地讨论了这个小说里的情节。后来，她短期回北大，告诉我还有一位清华的老师应该见一下。见面一聊，果然是身体力行的“藏谜”。当时听他说在拍登山学校的故事，十分钦佩。这次更有缘，大队人马去川西之前，君健已在康定拍片子，等于是前锋部队，提前为大家预告天气饮食路况。川西之后，林芬又去了高加索山，登上了欧洲最高峰。八月中旬，回到北京小聚，她给我们讲了攀登途中种种艰险和体悟，收获了一大堆羡慕与赞叹。

However，这位大胆的女子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在丹巴的甲居藏寨，大家饭前无所事事，她、我、张迪和韩晓宁四人在寨子里闲逛，发生了有趣的一幕。我们沿着村里的水渠走，水渠边是一条窄窄小路，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头健壮的牛，挺着尖角挡在路中间。韩老师走得快，已经过去了，告诉我们没事。我小时候在村里也见过牛，并没什么。可是，有只小狗一直跟着我们走，它可能有点儿“狗仗人势”，对着牛一通乱叫。那头牛停下吃草，很不高兴地直勾勾看着我们。牛越看我们，狗越叫得凶，牛就越向我们走过来。眼看牛狗距离变小，我们和小狗成了“命运共同体”……后来，我们决定每个人依次通过牛身边，别带着狗去挑衅牛。我过去了。

张迪也过去了。林芬还在犹豫，而牛却有点加速朝她去。原来，她穿的是红色上衣!!! 千钧一发之际，来了一位打水的小姑娘（跟电视剧里一样地神奇出现），她随意捡了根树枝，啪啪啪，把牛头打得转过去，牛看不到红衣服和小狗了，林芬才赶紧跑了过来。小姑娘拎着桶，悠哉地去泉边了。村姑救美，两分钟搞定。我们从树林里爬上公路，怀着愉悦而又忧伤的内心，自拍了右下的这张照片。转过前面的弯，看到了“人生没有彩排 每天都在直播”的标语，各人会心一笑，快走两步，回三姐妹家抢饭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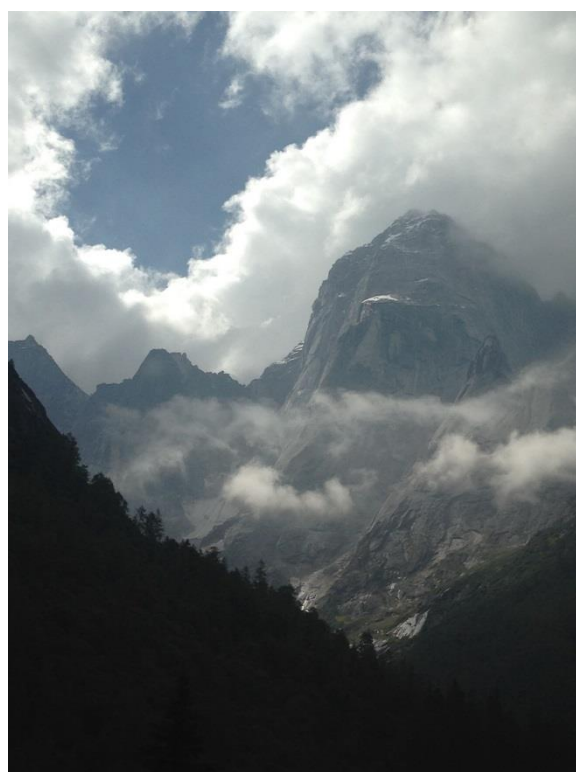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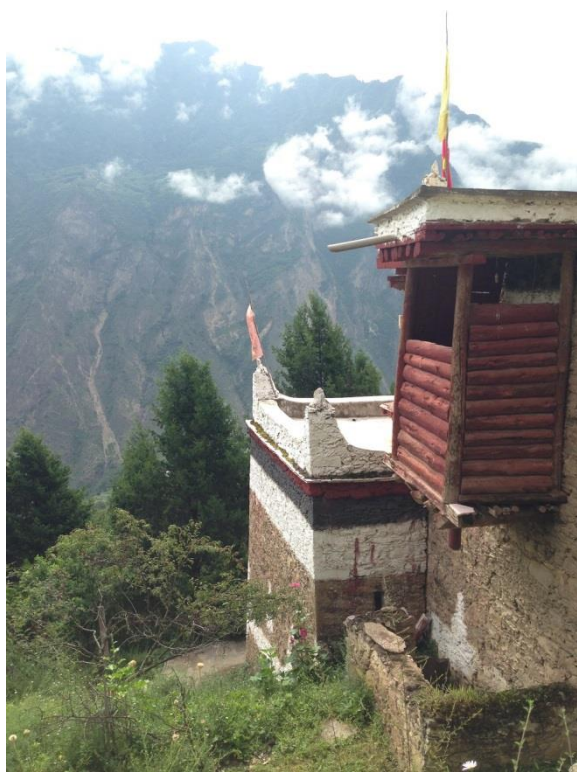
（左：甲居的牛狗对峙；右：逃出牛狗阵的我们）

人一多，乐子自然就多。川西一路本是辛苦险峻，我们却在欢声笑语中不觉就过了岷江、金川河、大渡河、邛崃山、折多山，还有塔公草原，大家基本平安无事，顺利地回到成都，是谓多友之福。以前，这样的路线我都是自己玩。这一次，我发现集体体验高原也是一种难得并难忘的经历。如果没有众人一路聊天吃饭，那些漫长的车程该多无趣，高反的时候该多么无奈！唯一的遗憾是，原计划从马尔康往西，去川藏北线，因为那里有更庆、白玉、宗萨，有德格、色达、亚青，这些名字背后都有着厚重的人文历史，然而最终未能成行。我真羡慕雷 sir 他们去了川藏南线的稻城和亚丁，那一线自然风光绝美，只好日后找机会了。

川西——我更愿意叫它“藏区”——与四川盆地里的平原有很大不同。我认识的不少四川人也没有去阿坝、甘孜探访过，甚至可以说，汉人的四

川和藏彝羌的四川简直就是两个区域，两种文化。川西藏区，正是历史上汉藏边界的重要一环，处于异质文化的融合地带。由此北上，与甘南藏区的迭部、合作、夏河相连，进入兰州可衔接到古丝绸之路；西去，通过川藏北线和川藏南线分别与西藏的昌都和林芝两大门户相通，可进入卫藏地区，那里是吐蕃赞普和法王的世界；南下，则是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三江并流的西南山地，茶马古道在滇西北的峻岭中蜿蜒。环绕西藏东部的这一区域带，与藏族政权和藏传佛教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，被称为“藏边”社会。它们承袭西藏教会系统的宗教元素，但又各有地方传统和世俗生活，保持着相当的开放性。宗教、地理、习俗和人文在这里交互，塑造出多样而生动的历史与文化图景，深深地吸引着游人、探险家以及学者。

我由此也不免想到我们的“多闻雅集”，这一无形学院也与藏边社会颇有几分相似。在精神和知识的探求上，大家有默契融通的世界观，而在学术旨趣、生活经历与性格爱好方面，又是丰富多彩的，如此结构的共同体怎能不充满活力，怎能不时时相聚，怎能不意犹未尽，怎能不相互砥砺？



（左为藏区常见的吊脚设计，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，你在丹巴去过吗？）

（右为双桥沟中的黑金刚山，据说看到它的人会有好运。）

不知不觉，游历已经结束一个月了，而多友们好像还坐在尾号 555 那

辆车的前排后排。我前面是老雷和海龙，左前方是志安和他妈妈，我的左边是颜梅妈妈，我后面是颜梅和许燕，左后方则是林芬和蒋莉。车厢前部，李老师和师母在轻声交谈，拉姆跟司机在大声说笑，葆华似睡非睡，何晶又在翻包找东西。车厢后部，支师兄望着窗外，李立跟睿睿在拌嘴，他说，“暑假作业你写完了吗？”她说，“我要把这个歌再唱五百遍！”

吃喝玩乐住行捆绑在一起一周后，你们存在于我深深的脑海里。

我们，

不在这辆车上，就在那辆车上，

不在这张饭桌，就在那张饭桌，

不在这台相机，就在那台相机，

不在这段旅程，就在下一段旅程。

我们，

总会遇见。

我们，

不能不见。

我们，

一见再见。

2015年9月4日晚

(今天别的啥也没干成，就回放川西照片写这个作业了，血泪教训就是：要么旅行结束趁热马上写，要么一直扮僵尸别理黄世仁！)